

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二十萬攻潁昌又敗飛進軍朱仙鎮兀木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中原盡磁湘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木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木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

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木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臯之捷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
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之

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計。檜語塞，乃改命。万俟卨、卨遂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雲與張憲皆棄市，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帝欲爲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第四百十 行人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地苦寒，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復辯之，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蘓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

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充通問使，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砦。明年，送邵於豫，使用之。邵見豫，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之於獄。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歸，升秘閣修撰，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之好。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臥起與

俱、金人迫弁仕豫、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及還、入見便殿、弁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險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檜惡其言、補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第四百十一 虞允文敗金軍

金主亮臨采石、時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

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大敗之、金主亮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州、

第四百十二 陳亮及第

亮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將擢用、曾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

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而卒。

第四百十三 偽學之禁

初理學自程顥程頤傳其徒楊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願陛下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

察、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時熹家居、上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薰焚之、更號遯翁、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拔、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時、嘗謁、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紘不悅、曰、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御史沈繼祖、詆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鑿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

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元定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齋、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有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第四百四十四 真德秀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言鞏鞞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

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公論湮蔽，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第四百四十五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改金州教授卒。至是贈直祕閣，諡文達。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學者號二陸。九淵字子靜，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舉進士，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自號象山翁。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九淵注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嘗與朱熹會於鵞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知荆門軍卒，諡文安。

第四百十六 宋 亡

張世傑與張弘範戰于厓山，兵潰，秀夫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

下不可再辱，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欲求趙氏後立之，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急，世傑墮水溺死。

第四百十七 文天祥死節

初天祥在燕，丞相博羅詰以古今廢興。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又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

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乃囚之，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主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第四百十八 伯顏有罪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

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值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刺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及伯顏矯詔殺郟王徹徹篤，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花不俟命即遣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遂與世

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以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旣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第四百十九 李羅帖木兒犯闕

初搆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

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搆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誣毀朝政而李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李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李羅官爵而奪其兵李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知詔命調遣皆搆思監所爲非出帝意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搆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

第四百十 文武科取士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天下之賢、其應文學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但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第二百五十一 京師陷

燕王棣進兵屯金川門、在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棣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云帝屍、越

八日、用王景言以天子禮葬之、或曰、帝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篋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緇、編修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爲帝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甚、傳言帝崩矣、而實遜去也、濟從亡、相傳帝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川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其、以聞於朝、乘傳至京師、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第二百五十二 靖難之獄

初、帝發北平、姚廣孝以方孝孺爲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領之、及陷京師、卽大索孝孺等、不赴、逼之、孝孺衰絰號闕下、帝命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

楊勞曰先生母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僕十族奈何罵哭益厲命繫獄齊泰黃子澄亦至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門人廖鏞廖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泰從兄弟俱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數百人縛練子寧至語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卓敬嘗建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斬之夷三族同時殉難者宗人府丞宋徵御史

葉希賢衡府紀善周是修修撰王良良於城陷前一日與胡廣解縉俱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良舍哭飲鴆死矣時先後死者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程本立司中戶部侍郎郭任盧廻禮部侍郎黃魁給事中陳繼之韓永龔泰黃鉞御史謝昇丁志方甘霖董鏞魏冕林英曾鳳詔戶部主事巨敬大理寺丞鄒瑾秦府長史鄒朴右侍郎黃觀當靖難兵起時觀嘗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及奉詔募兵至安慶聞京師陷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束向拜投急湍死妻翁氏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修撰王叔英族誅兵部尚書鐵鉉刑部尚書暴昭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侯泰大理少卿胡閏左拾遺戴德葵

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漳州教授陳思賢、松江同知周繼瑜，竝不屈死。御史高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谷王府長史劉璟，基次子也，嘗至燕，與王奕，王曰：不稍讓，我耶？對曰：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王默然。燕兵起，隨谷王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事，軍敗，歸青田，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前為刑部侍郎，以議減燕府人罪，謫外，至是遣使召良，良積薪自焚，妻赴水死，仍徙其家於邊。建文初，陳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劾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

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第二百五十三 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暉及弟竇，復弑之，而篡其位。暉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奎，尋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奎，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奎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僞。奎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奎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明年，前國王日燿弟天平來奔，請兵復讎。帝始悔封奎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奎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三年冬，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納天平於安南。至芹站，山徑險惡，伏兵起。

劫殺天平中等不得已引還帝大怒銳意興師敕中等隨軍立功自贖

第一百五十四 鄒緝上疏

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疏略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展轉重爲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輿突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在外則使臣旁午賄賂公行有司或不承應卽罹讒毀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

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資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上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蕭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於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垣等於外而緝竟得無罪

第一百五十五 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尙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鄜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次日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卽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虜分道自旁近口入圍御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尙書王佐鄜陜侍郎曹鼐學士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旣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也先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遂擁帝北行也先欲弑帝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曰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

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之美名矣衆虜皆曰者於是也先以帝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也先屢欲害帝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驕馬帝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彬與哈銘隨帝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帝一日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第一百五十六 王守仁討宸濠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中外無敢言者時帝無儲嗣巡幸不時人

情危懼，宸濠日夕覬覦，聞帝將南巡，陰遣樂人張設勾欄雜戲，欲邀帝幸，會朝廷遣官戒諭，又逐其旗校，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令閉門，甲士露刃環之，詭言太后有密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怒叱甲士縛燧，遂奮身起罵，並縛逵斬之。布政司梁辰、胡濂、按察司楊璋等皆降賊，賊以致仕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爲謀主，釋獄囚收府庫，遣人分詣郡邑，奪印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集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守仁恐賊出長江，順流東下，乃以計撓之，爲蠟書遣士實養正，令慫恿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士實養正勸宸濠疾趨南京，宸濠果心疑，不敢出，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爲賊據，我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

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稱善。文定倍道進，夜半破廣順門，禽宜春王拱樞。宸濠聞敗急還，官軍擊走之，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又卽岸爲營。文定先遣五百人募舟四十艘，實藁灌油，與對江而軍，別遣兵自下流潛渡，繞伏賊後。黎明發舟，乘風縱火，頃刻達賊營。宸濠舟膠淺，舳艫連絡不得發，登岸伏兵夾擊，賊大敗，挾宮女四人遁。萬安知縣王冕追執之，并其世子郡主將軍等數百人。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與監軍官言往事，卽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第一百五十七 誅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帝欲親征，楊廷和諫，不聽。以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

將軍領先鋒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趨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至是守仁平賊之奏已至仍決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縱宸濠於鄱陽湖俟上親征奏凱守仁不可開道趨玉山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乃以宸濠付之身還南昌忠泰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媢罵守仁撫之愈厚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耳今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賂氣懾不敢言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且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聲震野京軍離家久皆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遂班師譖守仁必反帝召守仁立馳至忠泰沮遏之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帝覘知之曰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寇亂且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

帝久駐於外京師洶洶傳言江彬欲爲變及召諸大臣人情益懼楊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宸濠戮之乃還京師還之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名死者梟於竿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第二百五十八 張璉桂萼

初璉萼同爲南京主事兩人日夜竊詆朝議萼上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輿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疏草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汪俊請加皇字以備徽稱璉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

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立召兩人會獻，帝已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弗來，兩人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做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蔓懼不敢出，璉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等連章劾璉，蔓及獻夫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尙書趙鑑即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命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璉蔓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蔓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璉蔓以議禮驟貴，於是間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第二百五十九 妖書

先是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持進，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言坤書首稱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籍此爲奪嫡地，妃弟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竝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至是續憂危竝議復出，朱廣成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廣成爲內閣者，以廣成同音也，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召太子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我的慈愛，汝自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捏，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敕嚴捕，沈一貫以楚宗

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阜直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僕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曠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阜丕揚令引正域不從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帝意本不欲株連法司乃歸獄生光磔之正域始得歸後中書舍人趙士禎疾篤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磔

第一百六十 姚士慎陳五事

一曰聖學宜宏自先代及國朝如田賦兵制河渠邊防凡切繫軍國治理者令輔臣史臣考核詳訂各彙一冊日呈御覽則經國鴻謨瞭

如指掌遇事裁決動中肯綮一曰國是宜定凡兵刑錢穀各有司存至大機宜大利害建白在言路主持在閣部閣部臣身任國家之重宜不避嫌怒一力擔當明白處分若含糊了局異日遺誤封疆責將誰諉一曰經費宜核臣觀外解錢糧如油漆弓箭刀甲絲綿茶蠟布疋等項非挿和泥沙則盡屬粗惡由官而給價於民既多中飽由外而輸解於內復多需索朝廷未得一金之用民間已先費數十金至輸入內府積成朽腐所謂以有用填無用也何如將本色正價并水脚諸價一并解京民間既免賠賤之苦內廷復收兼倍之入又如戶工之加納承吏之空辦射影紛紜非得精明強項之吏徹底澄清耗盡何時得絕一曰邊才宜儲大都真作用真肝胆之人必不屑邊幅之格套總在朝廷駕馭之養成之如一嘗棄置不善逢迎見嫉猝然有事安所得緩急之用宜令廷臣各舉所知候吏兵二部訪擇的

確在內則置司馬之署在外則充邊方之任練其才器熟嫻軍旅一旦有急必能克當一面以副任使一日元氣宜培自逆璿用事以來屠戮擊搏慘毒備極暨皇上御宇復以附奸黨逆法在必誅不如是不足掃兇鋒而肅法紀然而流竄誅夷原非屢試之威逮繫抄沒更豈盛世之事以後自非大奸大逆及侵糧盜餉不得輕言誅殛以傷祖宗三百年元和之脈疏上帝嘉納之

第一百六十一 李白成陷京師

丙午日晡外城陷明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吾民耳遂命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翼日味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爲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

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大監王承恩從死李白成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等騎而從賊分宮嬪各二十人金星宋獻策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羣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後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命葬之登皇極殿據御座輒目眩頭暈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范景文與尙書倪元璐侍郎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庶子馬士奇諭德周鳳翔劉理順檢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太僕寺丞申佳允員外郎許直主事金鉉成德等皆死之其餘侯伯駙馬及廷臣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死賊殮帝后以

柳棺置東華門外，襄城伯李國楨泥首去，饋，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言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藁，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死之，羈太子及定永二王於宮中，越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中，拷索賂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

通鑑要抄終

明治四十一年三月廿六日印刷
 明治四十一年三月廿九日發行

定價金六拾錢

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纂

發行者 荒川信賢

東京市小石川區音羽町四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者 大鳥居奔三

東京市牛込區櫻町七番地

印刷所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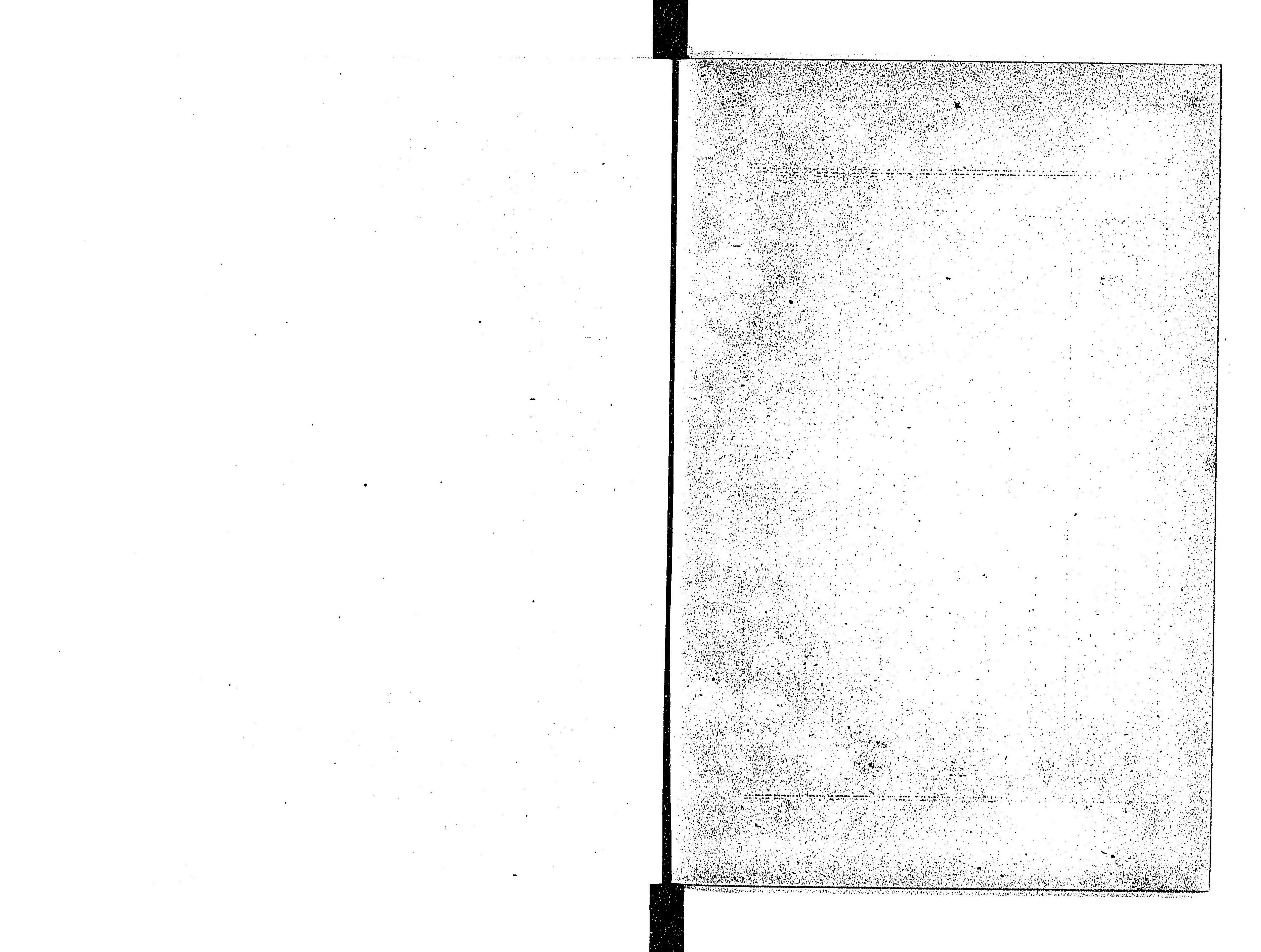
東京市牛込區板町七番地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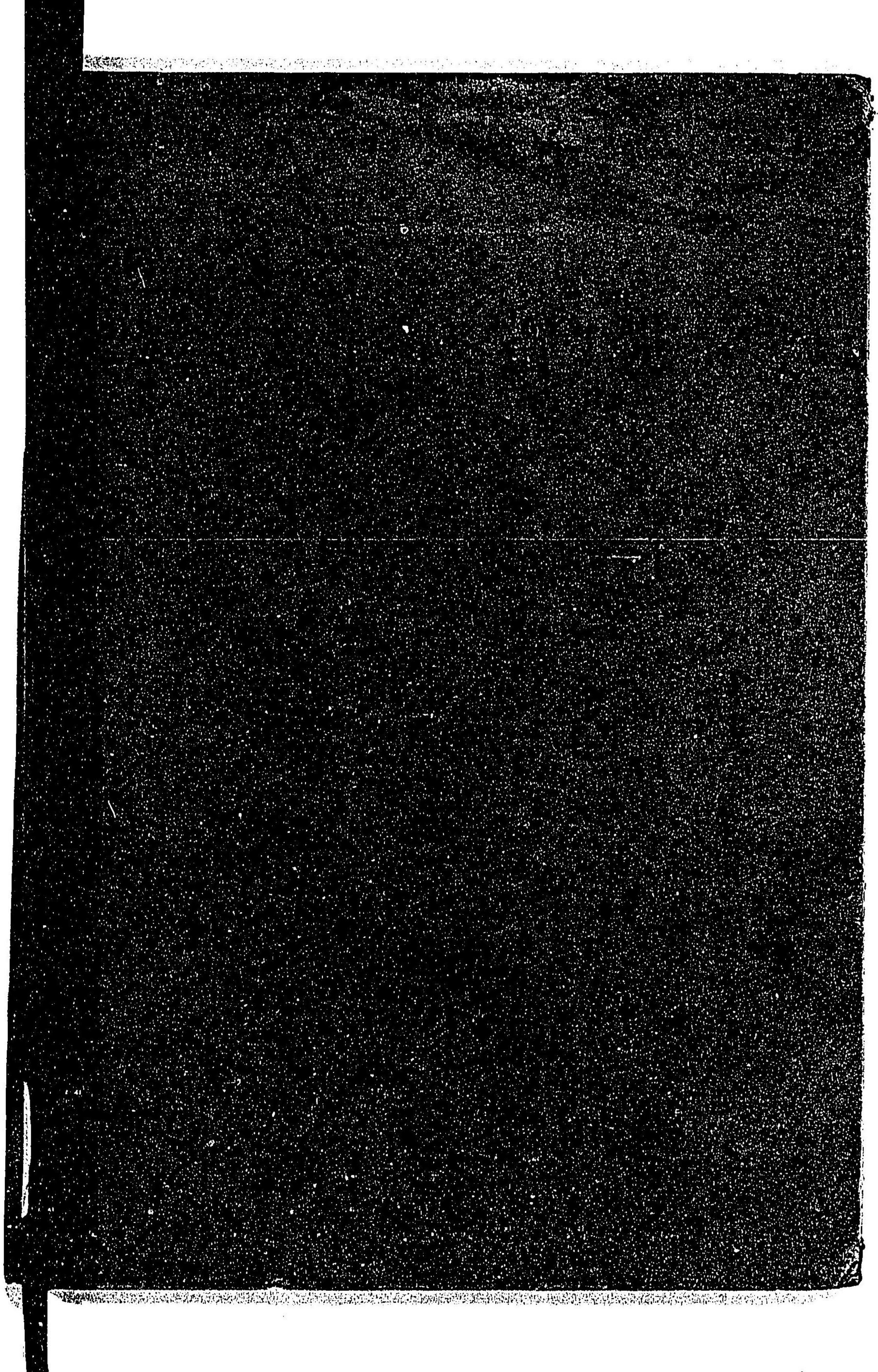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東京府豊多摩郡戸塚村五十八番地

電話番町三百七十四番



231
306



003329-000-8

特28-189

通鑑要抄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編

M41

ACC-1803

